

史記菁華錄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此二語陳平傳無之蓋竇主定體居月餘人或說

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帝即文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

矣即從右丞相數句生下文情一片平傳則謂其自愧不如陳平乃歸印此等或虛或實各有妙處不必泥也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

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前之辭位謂何而復居之上曰

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以心實忌之飾詞乃免相就國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不學無術可憫

且使上果欲誅之雖披甲持兵無益適以自招讒謗耳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

捕勃治之朝廷下之廷尉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

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千古錢神有靈猶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史記多

有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累法又起一事失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

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亦一獄吏行徑昭以貴戚將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

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冠也提與低通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

厚公貴退及醢房帝防起之效之為建人王誅然重故惟高

活可謂寫生

又遙接以公
主為登一段
夾叙薄昭太
后二段於中
派然無痕真
正神筆

細柳勞軍千
古美談余謂
亞夫之巧於
自著其能以
邀主眷耳行
軍之要固不
在此也何者
當時遣三將
軍出屯備胡
既非臨陣之
時則執兵介
冑傳呼闔門
一何過俗况
軍屯首重傾
探豈有天子
勞軍已歷兩
塞而亞夫尚
未知之理乃

居一小縣顧欲反耶

惟太后數語乃公道語耳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

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應俊每

錢餘音衰
衰妙絕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史公叙法有極不省處看此三段可見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條侯周亞夫勃少以備胡

上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此又極省只用兩句反映已而至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作臨陣之態豈非著意極點見才于主矣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若先驅得入則不能令天子親見軍容矣其理可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極意軍中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妙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此亦

之詔也天子未至則不受至則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也乃至以約束吏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聖天至營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甚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武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細寫文帝益見亞夫之整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描一筆

真將軍矣斷語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

至先驅既至
猶閉壁門都

尉申詞令天
子亦遵軍令

不亦甚乎然
其持重之體

迥異他軍則
雖處囊中脫

穎而出亞夫
之謀亦工矣

顧非文帝之
賢安能相賞

於形迹之外
哉

條侯於細柳
勞軍一案贊

重也周漸封
爵一案贊中

所謂執堅忍
也合之總是

一個不學幸
遇文帝之寬

則為能臣不
幸遇景帝之

伐刻則為大
臣傷嗚呼大
臣安可以不學

犯耶。觀高帝晨佩漢使直馳入韓信張耳等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

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在將兵。聖天子留心邊務紀錄人才如

此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自此一句起案連綿五百餘字一線穿成景帝讓曰

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心實欲之托詞于竇氏妙甚南皮章武二侯俱竇太

弟之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似家人口角死後乃封

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說得動人加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漸

引下此是景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在亞夫固為守正然不得謂非文帝時一番剛倨之用有以馴致之故吾謂細

柳一節亞夫以此胎禍景帝默然而止。漸來如畫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

勸後仍為前事陪筆也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

守節者乎。此亞夫過執難通處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一步緊一步此不可用一

截然闕開不論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
帝居禁中召條侯。以病免相則封建之權已不關亞夫矣乃又賜食獨置大戴無切

乎後世之寇準夏官均是正人卒以是費禍可以鑒矣
為條侯計者宜於不用其議輒封匈奴降王之後王風御史請侯王信而自贊成之則於朝廷初無所損且實氏已侯必不能禁王氏之終不侯也乃至召食面譴而猶然辭色快快尚縱驕子置買尚方禁物又與工人競錙銖之利德出納之期以致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夫索伯取災于悼宜宣尼致痛

肉又不置播

論頭

條侯心不平

描出顧謂尚席之官

取權

景帝視而笑曰

此非不足君

所乎

以嬉笑為怒罵危哉言人欲有所為而不嫌于意猶人之欲食而不足于具也明指足阻后弟之封

出景帝以目送之曰

此快快者

悼直難馴貌

非少主臣也

言非子孫所能制取也一居無步緊一步而殺之意決矣

居無

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

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

縣官器

工官造作之府尚方甲楯猶後人所云內府器物也庸工也上庸字即指工人

子事連汙條侯

上云可以葬者先為條侯出罪下云連汙條侯見其

吏吏簿責條侯

條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

召詣廷尉

一步緊一步蓋條侯大臣

其罪帝特言此明示

吏以必殺之機也

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

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深文周內却

條侯條侯欲自殺

此數語只為篇首相

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

遂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嘔血而死國除

此項人至

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

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代侯

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

五年有罪國除

二句未定宜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有罪二字衍

條侯果餓死

法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

蓋侯

此以語結條侯傳妙

明明死在王信也

于鄙夫如條
侯者亦何足
為君子所惜
哉

從來高世之
行必徵信于
古人書藉而
古人遺文散
逸不少故又
必得古聖人
稱許而後可
斷其必傳通
篇只是此意
到底惟天道
無親以下六
行乃因一怒
字而別發其
胸中感慨平
又以禍福之
輕而名譽之
重引歸傳世
正旨其文如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勃終身不出此語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此事獨用極贊
亦公。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六字斷定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真守節不
道語。中終以窮困悲夫。前後榮辱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者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六書六藝皆孔子手定之文。此處已

暗伏。孔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此虞夏之文信而可知之實所以

讓國作。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

下。若斯之難也。而許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再引一輩讓天下之人是不見於虞

夏之書者。而其人則亦虞夏間人。故不應獨缺也。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似虛而難信

太史公曰。引其父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既有冢又似實而可信孔子序列古之仁聖

賢人。方明點孔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言伯夷又陪入太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夏以如許之人不應見遺于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

是用希。本意謂人之怨伯夷者希此處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

草蛇反線處
照應乃知
其奇而不說
於正也
較詩即采薇
之歌也詩既
較則亦將埋
沒不傳矣終
賴孔子嘗稱
之所以獨得
不休此特插
孔子于前之
勢却以其文
兩稱其不怨
及睹較詩則
又深似有怨
者故曰可異
惟其立意在
彼而文勢在
此所以令人
目迷得其脈
則瞭如指掌
矣
不知其非正
指天下宗周
言舉世載之
而莫知其非

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他傳皆史公自己撰述獨此只引舊傳之文所以謂傳中變體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

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歸往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

三代之通義也武王伐紂之時距文王之卒十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

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讓字恥字逃字隱字俱是首段埋伏一一應出古人文律之細如此而後世猶以離奇目之何也采薇而食之及餓且

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曰易暴則固亦以紂為暴也曰虞夏而不及商亦非其所歸也然則周粟既不可食而舊朝亦

不足思以死為歸更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遙接孔或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此下乃言其不得不怨之故別是一義其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語不說積仁澤行如

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後半之線索然回也屢空糟糠

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其窮類伯夷也試想而餓死句下即接天

案又加仲尼獨薦四字便令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

收處有根何等慘淡經營

是怨盡一也

前半將許由

伯夷借三人

詩書幾欲浪

沒而重為伯

夷幸也後半

將顏淵伴伯

夷美顏淵之

獨見稱于孔

子其賢益顯

而更為伯夷

幸也文雖萬

折千回而大

勢截然不亂

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宕過一筆不覺暢發胸中之憤此實借酒盪澆礪砥非傳

伯夷之本意矣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

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明指救李陵一事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借題發意止此以天道起以天道結自成章法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

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所重者名聲所輕者富貴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

同類相求言德同則樂相稱引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聖人起于世而人皆得附之以自見與經之本義不同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

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即由光等推之為萬世一嘆問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既註其縣又詳其鄉里先寫其鑿鑿為後文一片迷離作反激也姓李氏名耳字

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此為問禮作引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

此段莫認作
貶詆仲尼乃
真是千古知
己良朋愛而
以意會不得
將宋儒訓話
強合之
上段兩下相
較而擇所重
此段則單就
所重一邊言
之從名字說
切劇之雅自
聖人言之則
溫良恭儉讓
也自老子言
之則驕氣與
多欲態色與
淫志也若謂
唐突聖人何
翅說夢
伯夷屈原二
傳及此傳則
史公變體伯
夷傳故舊傳
于中而後
作議論屈平
傳夾叙夾議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實是施項開示獨其言在耳者為則古稱先且君子得其時則駕。駕車而與

下蓬萊而行相不得其時則蓬萊而行。吾聞之良實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

對今人多誤解若虛若愚正是蓬萊作用蓋孔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去其無益者則本體明而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得此一番贊嘆遂令千古而下不復聞譽議老子

眼異同豈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相視而笑莫過於心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

隱無名為務。不露首尾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不知何處去至關關令尹喜曰

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可謂多事有彊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著書本為尹喜若

言道德之意。深意字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一筆收過却另起無數風或曰老萊

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意謂老萊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修養之名實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錯落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年而復合合七十七歲

而霸王者出焉。以八此四句無謂而文勢得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雙管互下此
傳則於莫知
所終以下傳
文既非別經
異聞忽明忽
晦忽實忽虛
寓來全是畫
龍之法風雲
晦冥之中乍
露鱗爪而其
中莫非龍也
殆亦因孔子
猶龍之喻撰
成此前異文
史公之神行
千古夫豈易
識耶

針鋒猴簇老子隱君子也總斷一句高極東坡論黃石公本此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

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

焉此段歷叙世次與起處詳書鄉里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官誼相應皆以整肅東離奇之法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

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語無軒輊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道德之意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此即一傳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推

第一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次于老子一等中子卑卑中韓總施之於名實韓子引

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礫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千古卓識是合傳本旨而老子何曾肯放過老子也

子深遠矣

玩篇末歷叙世次則孝文朝之李假上距伯陽纔七世固與史公同朝比肩者也

子孫世系名位秩然絕非舍衛恒河荒遠難徵之比然則青牛度谷有託而逃不

過蒿目周衰潔身避世謂之隱君子真不易之定論矣篇中一詳鄉里一記胤嗣

去跡來蹤瞭如指掌而偏要於著書隱去之後憑空駕出許多傳聞異詞來幻忽

錯綜令人操摸不定蓋文章狡獪貴稱其入所謂春蠶作繭隨遇成形太史之書

所以無奇不備若不得其命意之所存幾何不等於癡人說夢也

司馬穰苴列傳

史公作文必胸有成竹故

每于叙斷之

語管攝全傳

如文能附眾

武能威敵八

字實穰苴一

傳提綱非孟

浪語

按監軍之名

始見于此名

為監軍而實

受將之節制

乃一時權宜

之計耳後世

至以刑餘統

之雖大帥元

熱無不掣肘

憤事一何其

昧于建置之

初也

表以測日景

漏以驗時刻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伏篇末案齊景公時晉伐阿阿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

患之詳記連兵為苴責晏嬰乃薦田穰苴曰晏嬰此舉甚高不見穰苴雖田氏庶孽

玩此語知當時支支不獲進身者多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浪無一字顧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

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驛將兵扞燕晉之師任重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

謂問問之下卒伍之壽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孫武殺寵妃穰苴誅莊賈總是一副辣手皆以羈於是景公許之使

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領出殺機夫苴則何藉于莊賈

得將軍之頭可以集事正此類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素驕貴是苴特以為將

君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本賈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

漏殺機遂決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手仆表決漏之下補此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

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驕貴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

軍約束則忘其親一審議論能使三軍之士忠憤激發即賈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亦百喙難辭故行法而能令人心服若孫

武於吳王二妃徒以免戲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殺人要不可同日語矣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殺人要不可同日語矣

怖
意與項羽責
宋義之辭勢
辭然復是和
憾而曲加之
罪此却說得
慷慨動人所
謂文能附眾
者良不誣矣
只是自請監
軍意
看此段益見
殺賈之志久
有成心縱不
後期亦必求
他過以誅之
總欲借以立
威而已
穰苴之用兵
頗有雍容之
度非專尚威
武者也但以
起于庶孽奮
迹戎行倘即
極意拊循終
為其下所易
故不得已借
一驕貴之夫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政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寫得嚴
凡此等處俱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詳寫於是遂斬莊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此只是文章餘波相屬之
意妙已非正義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
須分輕重看
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駝左以徇
三軍軍法雖嚴何嘗不可通融當面轉換得妙夫莊賈何嘗不受命於君哉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
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有前一段之威烈不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
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公得意筆都如此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
赴戰與前三軍之士皆振慄作兩扇收束晉師聞之為罷去先聲奪人妙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
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寫得淋漓滿志此皆未必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
盟而後入邑與立表下漏處遙應真經濟學問人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綰既見
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傳穰苴已完輕輕一筆遮下乃知起處勤叙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孤單之難振如
案非此幾敗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
乃公事矣

殺之以為彈壓之本迨其後一戰功成而世家之伎害旋作愈知其前之苦心直與淮陰背水異曲而同工者矣
穰苴既為大司馬則自可稱為司馬穰苴此文以兵法之名連及乃一虛實互見之妙正不必泥
千古但知王半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之語為萬世罪人不知開山之祖乃衛鞅已盡發其底蘊也半山處弱勢而所任用

族此何足紀聊為穰苴吐氣耳史公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又得一振而穰苴傳方收得不寂寞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前並不為司馬二字作所至此補出奇妙純人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賾矣賾語

穰苴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意明以揖讓之義為少賾則穰其何暇

也是贊穰苴非抑之也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可知惟欲抵擯人言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此先絕其

猶豫之見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此言人言不足恤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于民此先絕其

警誓之義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此言不必集思廣益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二句頗當于理

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此要言在獨斷獨行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此四語明明自露破綻而孝公甘心焉溺于強國利民之說也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

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

之其論雖正然亦足以長昏蔽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

者非其人故禍深而其行不遠衛鞅據強國而一衷於獨斷故頗有欲于國而徒以自禍其身若其立意則合若符節者也
以上廷辨之言針鋒鏖豎文勢亦極可觀
當時諸國爭衡游談縱橫之際所最忌者以國情輸敵也秦自立告茲連坐之法咸陽以內重足一迹其勢益厚職此之由舊解以淫奔之說為姦諂甚
先輩言商君之法秦之所

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但神化於法之中

耳豈有難法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而求治者乎

肖者拘焉獨不謂損益可知因者居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其全變者居其一二乎

過脩禮無邪此亦在功利上起見如以利則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幾窮矣文何所不至宜其亦不足以折軼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此數語則口給禦人而奸邪亦因之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畢露矣奈何甘杜二子遂無以詰之

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生其連坐之法見下三句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

者與降敵同罰此例斬敵降敵則見下三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此益戶富國之本有軍

功者各以率與律同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此強兵之要大小僇力本業耕織此段

申言富國免其一事未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收學沒入官宗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免其一事未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收學沒入官宗

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此段申言強兵之條目以宗室言之其下可知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

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軍功令既具未布恐民

之不信已對針上恐天下議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雖在賞處為亦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有酷烈之氣

所以興亦秦之
所以亡身之
所以榮亦身
之所以僂諒
哉夫秦之民
固郊岐豐鎬
之舊民也即
使地氣高涼
性饒勁悍然
尊君親上孝
友樂是之風
亦漸靡甚深
卒難搖奪至
商君以酷烈
之氣滌蕩無
餘十年之間
喪其故我終
秦之世不可
復回其禍可
勝道哉

戰國時夷格
侯門者誰非
貪士而獨以
盜璧疑張儀

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
法既云民不便令不即寫民卻接太子犯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持之者期年
妙行之十年秦民大說可與樂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轉筆遙接言令之有來言令便者并言令便者亦
勇之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商君變法一事乃三代以下一大關鍵由斯以後先王之流風餘韻遂蕩然一無
可考其罪固不可勝誅然設身處地以一羈旅之臣岸然排父兄百官之議任衆
怨兼衆勞以卒成其破荒特初之功非絕世之異才不能為也故吾以為古今言
變法者數人衛鞅才子也介甫學究也趙武靈王雄主也魏孝文帝明辟也其所
見不同而有定力則一惟學究之害最深以其執古方以殺人而不知通其理也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定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插此一段小小
點絢全為古存

且於貧字之下生以無行儀必有以取之矣跡其一生所為貪昧苟賤有市人奴隸之所不屑為者而儀無不為之則侍飲盜璧猶常事耳儀傳本不足錄變起段辭理致佳猶為小品誠不愧雁宕一峯峨眉片月也

起脈並與范睢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小人誣賴不足道然儀必有以致之共執張儀掠笞數

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此致辱亦在此婦人只見目前張儀謂其

妻曰視吾舌尚在否極自負語但不可明言然勝於明言多矣其妻笑曰舌尚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

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蘇秦能用張儀即秦之勝儀矣而自謂不及者固就大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

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兩辭士必無共事之理儀之此來畢竟為楚相一辱急不擇音之故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

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

食搏弄張儀只是推墮于淵升之于膝使因而不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因辱其感出意外以示智術能籠絡之而已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因辱

至此語末嘗不揚之故妙吾甯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

人求益反見辱怒直致而又能為宏意本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

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

張儀可耳畧逗說明不得妙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

為我陰奉之說得大方是明告舍人語恰是陰告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

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術甚淺只是貧窘中易感耳思

解思得一人陰握秦柄以

伴旦夕無事
已得保其寵
榮者乃其隱
微獨苦之情
而不可令六
王窺破者也
故其激儀之
詞恐其樂小
利而不遂語
意渾融惟儀
心會苟明
以敗從為言
則趙王亦安
用此空名無
實之從親而
界之相印哉
故吾謂舍人
辭去數語為
非當日之情
事也

之可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妙機

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

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此數語恐當日未必明明說出。若說出一毫無味矣。史公未檢之筆也。不可不

曉。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只此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

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蘇秦只要討。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是正答却。非真言。為吾謝

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此八字方是。針鋒相對語。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此又自明。張儀既相

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筮。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短簡古雋絕妙。古文從人安能措手。

蘇張同門學術。而蘇秦早自以為不及張儀。迨其後。儀以相秦善終。秦以術窮車

裂。雖其人品本無低昂。而迹其成敗之由。秦之不及儀也明矣。雖然。鬼谷之術。吾

不知其何術。度不過揣測人情。縱橫游說而已。今觀國策所載蘇秦說六國之辭。

機局變化。議論精悍。絕無印板氣格。所不欲明言者。連難不能俱棲之一着耳。張

儀說六國事。秦則一味恫疑虛喝。欺昧喪心。文章滉漫。亦無好致然。則秦之術何

必不勝儀。正由露穎太早。既不能為用。秦之易則不得不為用。六國之難自知。愧